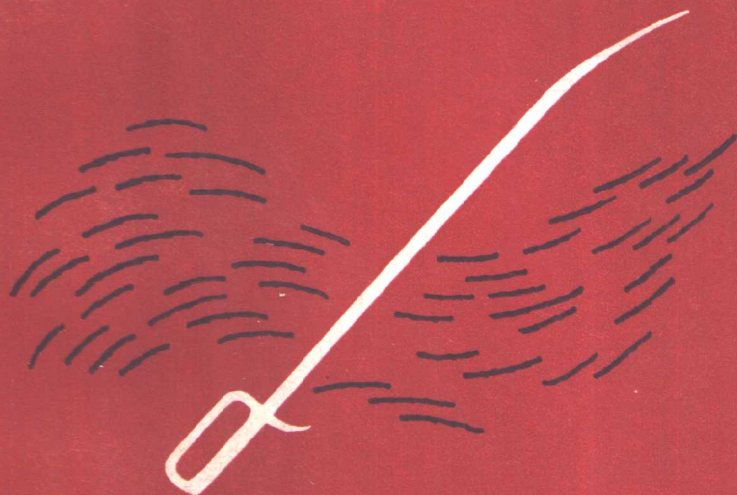


卢卡奇将军



[苏] 米·季霍米洛夫 著
牛 劳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ГЕНЕРАЛ ЛУКАЧ

卢卡奇将军

[苏]米·季霍米洛夫 著

牛 劳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МИХАИЛ ТИХОМИРОВ

ГЕНЕРАЛ ЛУКАЧ

根据苏联同时代人出版社1977年版译出

卢卡奇将军

[苏]米·季霍米洛夫

牛 芳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2.75 字数 285,000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21,400册

书号：10100·743 定价：1.10元

责任编辑 陈肇芬

主要人物表

卢卡奇将军、马泰·扎尔卡、马特维·米哈伊洛维奇——本书主人公。匈牙利人，原奥匈帝国骑兵中尉，被俄国军队俘虏。苏联国内战争时期，担任国际纵队队长，后担任西班牙共和军国际旅旅长。

伊万·伊佐西莫夫——国际纵队俄罗斯战士，卢卡奇将军的战友，后随卢卡奇将军到西班牙作战。西班牙共和军国际旅旅长的副官。

卡洛伊·李格基——匈牙利人，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另一支国际纵队队长。匈牙利文《革命报》主编。

雅罗斯拉夫·哈谢克——捷克人，著名小说《好兵帅克》的作者。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在红军中工作。

约日夫·萨莫基——匈牙利人，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在另一支国际纵队作战，匈牙利文《革命报》编辑。

谢尔盖·格奥尔基耶维奇·拉佐——苏联国内战争英雄，后任贝加尔战区司令员，远东游击队领导人，滨海州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卡佳·图里柯娃——红军卫生员。

奥列格·阿历克塞耶维奇·瓦赫美齐耶夫——俄国军官，后经马泰·扎尔卡推荐参加了国际纵队任副队长。从国际纵队叛逃后投靠高尔察克。高尔察克被击败后他逃离国外，最后在西班牙找到了卢卡奇将军。

维拉·安德烈耶芙娜·米捷连耶娃——俄国公爵小姐。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军队护士，瓦赫美齐耶夫的情妇，后又成了白匪头目高尔察克的情妇。

阿历克塞·伊佐西莫夫——伊万·伊佐西莫夫之弟，白军军官。

引 子

刀剑不再铿锵，大炮不再轰击，
它们已经躺在发锈的梦中，
斗争却进行着……不是刀剑、大炮，
现在是思想还作着斗争。①

山陀尔·裴多菲

一个背有点驼的人拖着疲倦的双腿，蹒跚在通往瓜达拉哈拉的公路上。他那细长的鼻子冻得发红，红肿的嘴唇也干裂了。昨天夜间这里风雪交加。

在离一辆已烧毁的意大利坦克不远的地方，他拐上了一条乡间小路。远处青山绵延，山下玩具般的小房子的红色房顶鳞次栉比，其中一座装有黑色十字架的不很高的尖顶跃入他的眼帘。

……西班牙……想当年堂·吉珂德曾经在这里漫游。俄罗斯啊，你离这里可真遥远啊！一股甜蜜而忧伤的怀乡之情涌上心头。莫非是我年事已高，还是神经失常？塞万提斯的这本书他早在彼得格勒伤愈出院后就曾反复看过。那时大女儿才四岁，她总是在问：“这是谁呀？”而现在她就要满二十五岁了……他的思路被打断了，有一个人俯伏在路边。几架涂着红色条纹蝴蝶似的小型战斗机从山那边飞过来，几乎是擦着

① 本书引用的裴多菲诗均摘自孙用译《裴多菲诗选》，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他的头顶掠过。就是这些涂有共和军徽号的飞机前天在马德里上空袭击了法西斯的轰炸机。当容克飞机被击中呼啸着从天上坠地时，人们都欢呼雀跃。头发上装饰着红带的西班牙妇女沿着宽大而陡直的台阶向圣汉罗尼莫涌了上来。她们挥动着鲜艳的草帽，大声呼喊：“罗斯，阿米高！”^①频频向天空投以飞吻。

这个行路的人直起身躯，但头却更低了，还是继续赶路。“俄罗斯，什么时候我才能见到你啊？”

最后离开俄国的那一天他还记忆犹新，那艘驶离俄国的轮船的汽笛声还在他的耳边回响。

舷梯上拥挤不堪，人们争先恐后，都发疯似地向甲板上涌来；人群挤得他喘不过气来，他都记不得他是怎么上了甲板的。当时他首先感觉到的是红军雷鸣般的大炮轰隆声中断了他登上轮船后长长的喘气。挤满甲板的人群拚命吼叫着要求开船。涡轮机终于发动了，轮船抖动了一下，驶离了海岸。码头和花岗岩堤岸都一起向后晃着，移动着。没有赶上轮船的人们挥舞着棍子和伞拚命地呼叫着。他还记得，在最初几分钟里他没有丝毫怜悯和同情，完全被一种怪诞的念头控制住。他想到的只是庆幸自己得救了。

在铺满灰色卵石的岸上，一群哥萨克的坐骑胆怯地聚集在一起。瓦赫美齐耶夫的一匹叫契尔克斯的白额马也留在那里。轮船和海堤之间掀起了一排浪花，有几匹马脱离了马群，嘶叫着奔向大海，紧追着轮船疾驰而来。这几匹马伸长脖子，鼻孔噙扇着浮水追了上来。大海翻腾，浪花拍打着海堤，狂怒的浪涛上空升起了一道彩虹。“这对注定要死亡的人是希望

① “罗斯，阿米高！”：西班牙语。意即“俄国人好！”

的象征吗？”瓦赫美齐耶夫心神不安地想道。海鸥在桅杆的上空尖声嘶叫着。轮船加速航行。船首翻起了浪花。那几匹马被远远地抛在后面，竖起马头坚持了很久，最后也沉浸在浪涛之中了。瓦赫美齐耶夫看到他的白额契尔克斯比其它马坚持得更久。这匹马对他来说无限珍贵。当瓦赫美齐耶夫看到坚持到最后的那匹马的马头消失在大海的深渊中时，他自己也恨不得纵身跃入大海……

一阵汽车喇叭声打断了他的回忆。他回头一看，迅速地退到了路边。三辆小轿车卷起尘土疾驰而过。最前面的是一辆“比尤伊克”小汽车，它的挡泥板上插着一面小型的美国星条旗；接着是“罗勒斯——罗伊斯”小车，旗子上面是两头站立着的狮子；还有一辆“西特洛因”车，旗杆上面罩着旗套，就象一个戴着手套的长长的手指伸在挡泥板上。从敞开的车窗闪过黑色眼镜和照相机的闪光灯。“这是记者，”瓦赫美齐耶夫没精打采地想道，“都是到卢卡奇将军那儿去的。”远处天边升起了洁白而光亮的云彩。在俄国，这样的白云在雨过天晴时，就会浮现在天空中。

这位卢卡奇将军是什么样的人？他是否会相信一个原沙皇大尉军官、白卫分子瓦赫美齐耶夫会仇恨法西斯分子，并想同他们作战？他会相信吗？……“法西斯分子就是因为我是俄国人而殴打我。”但心灵深处的另一个声音一直在暗示他：“不，你最好告诉卢卡奇，在纽约，当码头工人知道你是一名白卫军军官时，他们是怎么揍你来着！”

远处是通往山上道路的急转弯处。瓦赫美齐耶夫想歇歇腿，擦掉脸上的汗珠，就在橄榄树荫下坐了下来。

从樟脑树丛中走出一头骡子来，骡子两侧挂着两个编筐。编筐中各坐着一个人，一个面如土色，轻声地呻吟着；另一

个人满脸缠着绷带，看不清面目。一个头戴着宽大草帽的中年农民步履蹒跚地跟在骡子的后边。

“是去找卢卡奇将军的吧？”他向山那边一指，反而首先问瓦赫美齐耶夫，然后又好奇地问道，“佛朗塞？”^①

“俄罗斯！”瓦赫美齐耶夫回答道，他感到这是他多年漂泊之后第一次轻松地说出了这几个字。

“罗斯，阿米高！”西班牙人大声地说着，并友好地拍了拍瓦赫美齐耶夫的肩膀。

随后他走近骡子，从布袋中拿出一只有两个颈口的瓦罐递给了瓦赫美齐耶夫。几口发酸的酒灌到口中，止住了他的干渴。瓦赫美齐耶夫道谢后，继续赶路。在拐弯处他回首一望，西班牙人正在向他挥手告别。

山下是一道宽广的山谷。在那未开垦的处女地上到处是一簇簇的橄榄树丛和四季常青的硬叶灌木丛。这道山谷好象一条河流，闪着亮光，一直延伸到烟蓝色的高山上。

悬崖上，在一座石头筑成的农舍旁的橡树下有两个人坐在板凳上，这两个人的外貌很象是过路的猎人。

一个身穿皮甲克、戴着眼镜的高个子正在慷慨激昂地说着什么。他停了一会儿，思索着用西班牙语往下该怎么讲，当然对米哈伊尔·科里佐夫来说，讲俄语是要更容易得多。但是留着短髭的、宽肩膀的海明威^②却不懂俄语。他两人是半年前在马德里结识的。那时战线已转到了大学区。战斗在大学的医学系和哲学系的两座楼之间进行。现在，在瓜达拉哈拉附近一战之后，他两人又都来到了这个荒芜的乡村。科里

① 佛朗塞：西班牙语，意即“法国人？”

② 海明威(1898—1968)：美国著名作家，著有《永别了，武器！》，《老人与海》等。

佐夫讲完后，海明威站了起来。他身材高大，腰板挺直，微微地低着头，好象在倾听树叶的沙沙声。他说道：“是啊，国际旅使得法西斯分子遭到第一次惨败！”

“这仅仅是开始。”科里佐夫指出道。

从农舍的窗户里传出了留声机唱片沙哑的歌声：“船长，船长，你笑一笑！……”农舍门口走出一位身穿共和军将军制服、面孔黝黑、身材结实的人。

“快来吃羊肉串！”他笑着，说话中还故意带上高加索的口音。

传来了一阵马达声。三架容克飞机发出刺耳的响声，转弯飞走了。

“啊，生气了！”卢卡奇说道，“看我们不把这些小东西给打下来！”

在远处小教堂的那边响起了炸弹声。唱机停顿了一下，又继续唱道：“只有勇敢的人才能征服海洋！”

两架伊16战斗机高速地划过了天空。容克飞机掉头逃窜而去。

“我们这些‘翘鼻子’知道，我们同客人要安静地共进早餐！”卢卡奇哈哈大笑起来。

“马特维·米哈伊洛维奇！”^①科里佐夫对卢卡奇说道，“我刚才还说，昨天容克飞机来空袭时，你把一批圣像画藏好了，海明威先生为你而高兴。要是你愿意的话，我还想告诉他，莫斯科有一位匈牙利作家马泰·扎尔卡。他如果在这里，肯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这件事的，而在黑基兹坦德^②就

① 马特维·米哈伊洛维奇，即卢卡奇。

② 黑基兹坦德：匈牙利地名。

会有人咒骂这种倾向是什么毫无意义的异国情调……”

“是的，是会骂的，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但是咱们还是象在西伯利亚时经常说的那样，赶快进屋去吧，羊肉串要凉啦！”

科里佐夫挽着海明威。

“请我们吃早饭啦，”他用西班牙语说，“当我看到卢卡奇的时候，我总是在想：一个作家在战争中应当怎样生活呢？看来，他是应当拿起他纯熟的武器——笔来同法西斯主义战斗。我想拜伦^①的诗篇恐怕要比他在米索隆格之死对人类的贡献更大。但是，看来作家有时也同自己笔下的主人公在一起，成为作品中的人物。现在战线拉得很长，从马德里的战壕穿过整个欧洲，整个世界……人们所渴望的平静生活已成为过去。我们时代的逻辑是这样的：每人都被迫对法西斯主义作出选择：赞成，或者反对！”科里佐夫讲完了，他请海明威走进低矮的小门。

泥土地面的农舍里很凉爽，白墙上还挂着被佛朗哥^②分子赶走的主人的已发黄的各种照片，桌子上摆着大白圆面包。一条板凳上有一半放着书。在这遥远的西班牙农村里也出现了《夏伯阳》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籍。

“真奇怪！”科里佐夫说，“在卢卡奇的国际旅里官兵们虽操着各种不同的语言，却能互相理解！”

“战争结束后，卢卡奇将军能建造出一座巴比伦塔！”海明威笑了，露出了雪白、健美的牙齿。

“这毫无疑问，”科里佐夫赞同地说，“在他这个旅里都是

① 拜伦(1788—1824)，英国伟大的诗人，死于希腊的米索隆格。

② 佛朗哥：西班牙法西斯头目。

来自欧洲各国的志愿人员，哪个国家的没有！甚至俄国白卫军分子也在西班牙作战哩。”

“但是也有很多的白卫分子在佛朗哥一边。”卢卡奇指出道。

海明威坐到了桌子旁。

“法西斯主义已濒于灭亡，它就乱穿衣服，管它什么颜色，褐色的、黑色的还是白色的都一齐拿来穿……我不喜欢谈政治，但始终相信，世界上人道主义精神是会胜利的。”他说道。

“法西斯分子在干什么呢！”科里佐夫冷笑一声，“他们竟用在一九二三年就已贬值的德国马克收买摩尔人！即使在那时，一千个这样的马克顶多只能买一盒火柴！”

一名年轻的战士跑了进来。

“我们的战斗机击落了容克机！”他对卢卡奇大声说道。

“好啊，这就是它们的下场！……快坐下，萨沙，吃吧。”

卢卡奇一边请他入座，一边对海明威说道：“咱们好象在世界大战中在一个战场上打过仗，是吗？只不过您当时在意大利军队里，而我则是在奥匈帝国军队里。现在我们两人都是成年人了，对什么是战争也更理解了。”

“是的，我们都成年了。”海明威搓着他那一双青筋暴露的大手，表示赞同。

“人们告诉我说，您一个人住了整整的一座佛洛里达旅馆。听说在大炮轰击之下您还在用电炉做早饭，而且正在写一部喜剧，是真的吗？”卢卡奇问道。

“这是昨天的事，”海明威笑了笑，“当时我正在写作，一颗炮弹落到佛洛里达旅馆，但没有爆炸。女仆把这颗炮弹拿到我面前，她惊奇地说：‘这炮弹还是热的，好象是活的。’”

大家笑了起来。

窗外一辆汽车的影子映在墙上。

“伊万来了！”卢卡奇高兴地大声说着，跑了出去。

汽车里走出一个身材魁梧、穿着军便服的人，他迈着坚实的步伐向卢卡奇走来。

“他是谁？”海明威问道。

“是伊万·伊佐西莫夫，他曾经是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市长。”科里佐夫回答道，“他这个人很有意思！”

“西班牙的西伯利亚人？”

“是的。”他说，“他的朋友们在这里战斗，其中一个最调皮的^{就是}卢卡奇将军！国内战争时期他曾和卢卡奇将军一起在西伯利亚战斗过。”

“真太好啦！”海明威兴致勃勃地说道。

卢卡奇把伊佐西莫夫介绍给他。

桌子上摆着用金属丝插着的热气腾腾的羊肉串和一瓦罐酒。

“我要警告你们，”卢卡奇大声笑道，“快点吃！要不然伊万就会把羊肉串全都端给他的摩尔人去吃的。他很喜欢那些摩洛哥战俘，他们现在已会用俄语叫他‘伊万大叔’了。”

“这些孩子们很可爱，”伊佐西莫夫说道，“他们有着东方人的机敏。当他们被俘时，齐声喊道：‘我们不是俘虏，我们是逃兵！’现在有很多人在打佛朗哥，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得^很勇敢。”

科里佐夫第一个站起来提议：为瓜达拉哈拉的胜利干杯。

在村口，司令部警卫队的士兵挡住了瓦赫美齐耶夫的去路，把他带进了指挥所。

在一座石头房子的门口停着很多小汽车。瓦赫美齐耶夫根据汽车上的小旗认出了这些汽车。在一棵橡树下，一位西班牙将军正在同这些记者交谈。记者们急速地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

“在西古埃萨以北地区，”将军说道，“法西斯分子集中着四万兵力。当你们各位沿公路来这里时，你们对他们的军事技术装备已留下了印象。瓜达拉哈拉战役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法西斯分子很可能要对马德里发动进攻。三月九日意大利军团已突破共和军的防线向波里维埃加推进。昨天，恩里凯·李斯特指挥的西班牙师，以及第十一、十二国际旅对法西斯分子发动了毁灭性的反击。现在主动权已转到了共和军的手里。”

瓦赫美齐耶夫向前走了几步，将军的声音，他听起来感到很熟悉。在他的记忆深处涌出一句话：年长的人生活阅历也不一定丰富。他是忘不了这个人的声音的，他越听着将军的声音，就越感到疑惑：这位卢卡奇将军是否就是马泰·扎尔卡呢？！他想起了同马泰在卢茨克附近火车上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接着又想起了在奥密河的铁桥上，在维拉·安德烈耶芙娜家的客厅里，以及在额尔齐斯的冰上修建铁路时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情景。瓦赫美齐耶夫感到两腿发软。

跟随他的战士递给他一把军用折叠小椅。

瓦赫美齐耶夫坐了下来，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珠。这时他听到了从农舍里走出来的人们的讲话声。他回头一看，他惊异而恐惧的目光立刻停在一位他熟悉的身材魁梧的人身上，这个人向他走了过来，他后边的那位，他曾在照片上见过，认得出这是作家海明威。

瓦赫美齐耶夫立即从折椅上站起，极力控制着他那极度

迷茫纷乱的心情，大声地向来人问道：

“看在上帝的分上，请问，你是伊万·伊佐西莫夫吗？”

身材魁梧的人停住了脚步，两眼瞪了他一会儿，带着很重的“O”音答道：

“奥列格·阿历克塞耶维奇，是我。你看我们在什么地方相遇啦！”他张开臂膀，但立即又停住了，没有说话。

“请问，”瓦赫美齐耶夫推了推他的肩膀，问道，“那卢卡奇将军是不是马泰·扎尔卡？”

“这还有错！”伊佐西莫夫冷冷地回答道。

“我的天哪！”瓦赫美齐耶夫用手捂住了脸。

海明威站在一边，竭力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此时此刻他感到不懂俄语是多么遗憾啊。

山中大炮轰鸣。卢卡奇将军同外国记者道别。记者们向自己的汽车奔去。霎时间响起了关车门的嘟嘟声和汽车发动时马达发出的突突声。一辆辆汽车你追我赶地疾驰而去。

“他们都急着走啦……他们每个人都想第一个把新闻发出去！抢先发新闻！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记者们管这叫抢头条新闻，我说得对吗？”

“是这么说的。”科里佐夫说道。

他们坐在橡树下的板凳上。

“前两天来了一位年轻的记者，急切地要求到前沿阵地去，”卢卡奇说道，“我很爱惜他年轻的生命，让萨沙带他上二线的战壕地带看了看。可是当我们看到他写到前沿阵地上如何危险的报道时，我们都捧腹大笑！哎，海明威哪儿去啦？”卢卡奇忽然想起了他。

“萨沙带他上坦克阵地去了。”

“我很喜欢他的小说《永别了，武器！》”

“但是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并没有找到摆脱战争的出路！”

“他们只是在后来才找到的。在哈马拉有一个以林肯命名的美国志愿营。”

“但为数甚少。”科里佐夫遗憾地摇摇头说。

“但这已是个良好的开端……如果将来我还活着，”卢卡奇若有所思地说，“五年之后我一定要写完……我的一部长篇小说《道贝尔多》——这将是这场战争的见证。可是在目前就没有必要要什么见证，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是见证！重要的是善于揭示每个人在战争中的表现，而不是大喊大叫。”他腼腆地笑笑，又补充说，“我不喜欢空喊。新的时代要求新的艺术手法……回顾走过的道路，把这些描绘在巨大而广阔的画卷上，我是否有这样的精神和力量呢？我能否解决这一课题呢？我不知道……所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件长上了翅膀，必须紧紧把握住这对翅膀，不能让它离开大地飞走，不能让正确的感觉消失……”

卢卡奇眼望着蔚蓝色的群山沉默了。科里佐夫没有打破他的沉默，他觉得卢卡奇还想说些什么。远处，记者们的汽车卷起尘土，飞快地在山下行驶。

“你知道吗，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罗曼·罗兰的信给战士们多么大的鼓舞啊！反法西斯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召开？”

“快了。”

“世界作家代表会议这个时候在西班牙召开，这样安排太好了！”

“马特维·米哈伊洛维奇，可能要请你这个爱好文学的西班牙将军在会上发表讲话哩。”科里佐夫开玩笑地说道。

“要我讲话，怕不方便……你们最好能让我出席会议，哪怕坐在最后一排也好，我很想去看看，你知道吗，到会者对我来说都是珍贵的人。”

将军觉得有人在看着他，一回头发现房子附近有一个陌生人。

“对不起，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好象有人在等着我。”

他走近瓦赫美齐耶夫，问：

“您是找我的吗？”看来他已认出了面前的这个人是谁了，就停住了脚步。

“是的……请原谅，打扰您一会儿，”瓦赫美齐耶夫喘着气，说道。

“不，一会儿哪儿够！走，进屋去谈！”

桌子旁坐着伊佐西莫夫，他在看野战地图。

“伊万，你看谁来了？！”

“我们已经见过面了。”伊佐西莫夫从桌子旁站了起来，嘴里嘟囔着说道。

“你上哪儿去？”卢卡奇将军不安地问道。

伊佐西莫夫什么话也没有说，站起来走了出去。“难道这么多年来伊佐西莫夫对这个人的怨恨还没有消除？”卢卡奇想道。

“坐下，您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瓦赫美齐耶夫沉默不语，一个劲地在揉搓着自己的帽子。窗外响起汽车发动声。伊佐西莫夫坐在司机位置上，旁边坐的是科里佐夫。

“您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命运，马特维·米哈伊洛维奇！”瓦赫美齐耶夫眼中滚动着泪花。“您还不抽烟吗？”

“不抽，您抽吧，不必在意，快坐到桌子旁。喝吧！”将军认真地说道。

瓦赫美齐耶夫用一双脏手抓住杯子不放，贪婪地喝了起来。

“您洗洗脸吧！那里是脸盆。”

瓦赫美齐耶夫洗脸时尽量不发出声响。洗完后走到房子中央，手足无措，不知该怎么办好。

在一个象是托盘的大盘子里还留有几块羊肉串。瓦赫美齐耶夫已好久没有吃东西了，但这时他却不爱吃。

“您可以枪毙我，”他终于吃力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我不怕死！我想在西班牙洗刷自己的耻辱……现在我明白，一切都完了。我希望通过西班牙能找到通往俄国的道路。您理解我吗？”

“在西伯利亚的时候我就理解您。”

“当然您很难相信我能改变立场，但我说的都是实话……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监狱里我是真心想保全您的生命的，但一切都搞得不象话，这您明白吗？”

将军信任地看着他那乞求的眼睛。

“是啊，这是忘不了的。”

“我一直受着良心的谴责，直到在额尔齐斯修建冰上铁路时，看到您还活着，心里才好受些。当我感到……”

“在打败高尔察克以后，您在鄂木斯克吗？”

“是的，当时我在那里。后来我用别人的证件跑到克里米亚，又越过火线到了雅尔达。”

“咱俩还在彼列斯科普附近见过一面。”将军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笑着说道。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打仗了。当红军占领了彼列斯科